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七十一　　唐　歐陽詢　撰

舟車部　舟　車

舟

易曰刳木為舟剡木為檝舟檝之利以濟不通

世本曰共鼓貨狄作舟共鼓貨狄黄帝二臣

爾雅曰舫舟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乗泭造比舟為橋也維連四船也方併兩船也特單船也泭維木以為渡也

韻集曰鷁首天子船也船舩也艘海大船也

山海經曰番禺始為舟又曰有大人之國坐而削舟

墨子曰棄作舟

廣雅曰艦大船也舫艕船也艨衝艑䑧䑽舸舼艇艋舟也

釋名曰舩循也循水而行也又曰舟言周也舩上屋曰廬象舍也其上重室曰飛廬在上故曰飛也又在其上曰雀室於中候望若鳥雀之驚視也又曰舩三百斛曰

刀刀貂也短也江南所為名短而廣安不傾危也二百斛已下曰艇其形徑艇一人二人所乗行也又曰外狹而長曰艨衝以突敵曰舩自關而東或謂之舟方舟或謂之杭南楚江湘凡舩大者謂之舸小舸謂之艖

說文曰舫併船也

毛詩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也汎彼柏舟在彼中河又曰二子乗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

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而作是詩也二子乘舟汎
汎其景願言思之中心養養又曰汎汎揚舟載沉載浮
既見君子我心則休又曰誰謂河廣曽不容刀
左傳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
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又曰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
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
免諸國隳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
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又曰齊侯與蔡姬乘舟

於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絶也蔡人嫁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又曰吳伐楚陽丏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於長岸子魚先楚師繼之大敗吳獲其乘舟餘皇又曰冬晉薦飢使乞糴於秦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又曰晉楚將戰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也

太公六韜曰殷君喜為酒池廻船牛飲者三千人又曰武王伐殷先出於河呂尚為後將以四十七艘船濟於河

周書曰周武王時於越獻舟

文子曰舟浮江海不為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為莫知而止

鄧析書曰同舟涉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

家語曰舟非水不行水入則舟没君非民不治民犯上

則君危

莊子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又曰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楚辭曰美要妙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又曰桂櫂兮蘭枻斵水兮積雪

呂氏春秋曰荆有佽非者得寶劒涉江至中流有兩蛟

夾繞其船佽非拔劒赴江刺蛟殺之舟中之人皆活荆
王聞之仕以執圭又曰伍員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
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渡之
淮南子曰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越舲蜀
艇不能無水而浮又曰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
舲舟而浮於江湖又曰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
而恐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死而反忘生
也又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此遊於水也又曰公孫龍

在趙時諸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弗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素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對曰無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水汜使善呼者呼之而航來

說苑曰襄城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劒履縞舄立乎流水之上大夫莊辛過而說之曰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城作色不言莊辛遷延稱曰君獨不聞鄂君之遇越人乎鄂君方汎舟於新波之上乘青翰之舟張翠羽之

盖會鼓鐘之音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揄袂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襄城乃奉手進之

列女傳曰趙簡子南擊荆至河津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怒將殺之津吏之女乃持楫而前走曰妾父從君王將渡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祀九江三淮之神不勝杯杓餘瀝醉於此君命誅之願以微軀易父之死簡

子將渡用楫少一人操楫曰妾居河濟之間習舟楫之事願備員持楫簡子遂與操度中流奏河激之歌簡子乃聘為夫人

郭林宗别傳曰林宗遊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竒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曲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惟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賔望之以為神仙焉

抱朴子曰瓊艘瑶楫無涉川之用金弧玉弦無激矢之

能是以介絜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乏治畧者非翼亮之士又曰欲以弊槳必規升騰者何異策蹇驢而欲尋追風櫂蘭舟而欲濟大川

韓子曰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沉非千鈞輕而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

荀卿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衝波傳曰孔子使子貢久而不來孔子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謂賜來

也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至矣清旦朝子貢果至驗如顔回之言

漢書曰薛廣德為御史大夫秋上祭宗廟出東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諫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上不悦先驅光禄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物理論曰夫工匠經涉河海為舸艪以浮大川皆成乎巧手出乎聖意

楊子法言曰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棄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民斯安矣

東觀漢記曰第五倫為會稽守為事徵百姓攀轅扣馬呼曰捨我何之第五倫密委去百姓聞之乘船追之交錯水中其得民心如此

張璠漢記曰梁冀第池中船無故自覆問掾朱穆曰舟

所以濟渡萬物不施遊戲也而今覆者天戒將軍當濟渡萬民不可長念樂遊而已

華陽國志曰初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蹻從沅水伐夜郎將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蘭有椓船牂牁處乃改其名為牂牁牂牁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

魏志曰鄧哀王沖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孫權曽致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

下咸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所至稱物以載之則立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

吳書曰陸遜破曹休當還西陵公卿並會為遜祖道上賜遜御船一舫縉緌舟梁

王隱晉書曰顧榮徵侍中見王路塞絶便乘船而還過下邳遂解舫為單舸一日一夜行五六百里遂得免

吳志曰周瑜逆曹公部將黃蓋取蒙衝鬬艦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幔上建牙旗同時發火時風猛

火盛延燒岸上營曹公軍退敗又曰呂蒙襲關羽至潯陽盡伏精兵於𦪇䑥中使船中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又曰董襲討黃祖祖橫兩蒙衝夾守沔口以栟櫚大紲繫石為矴襲與淩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突入蒙衝裏身以刀斷兩紲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又曰將軍賀齊性奢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蒙衝鬬艦之屬望之若山又曰甘寧廚下兒有過走投呂蒙蒙出還寧寧許蒙不

殺還船縛置桑樹自射殺之勑船人更增舸纜解衣臥

船中歘怒欲攻寧歘毋勸乃止

晉宫閣記曰池中有紫宫舟升進舟曜陽舟飛龍舟射

獵舟靈芝池有鳴鶴舟指南舟合利池有雲毋舟無極

舟都亭池有常安舟

杜蘭香别傳曰香降張碩碩既成婚香便去絶不來年

餘碩船行忽見香乘車於山際碩不勝驚喜遥往造香

見香悲喜香亦有悦色言語頃時碩欲登其車其婢舉

手扞之嶷然山立碩復欲車前上車奴攘臂排之於是遂退

晉中興書曰建興九年冬左將軍王敦遣振威將軍周廣武將軍趙誘受陶侃節度征蜀賊杜弢大戰蜀賊以桔槔打没侃二十餘艘人皆投水

義熈起居注曰盧循新作八槽艦九枚起四層高十餘丈

荆州土地記曰桓宣穆遣人尋廬山上有一湖中有敗

艑

江表傳曰劉備進駐鄂縣之樊口諸葛亮詣吳未還備聞曹公軍下恐懼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權軍吏望見周瑜船馳還白備備曰何以知非青徐軍耶吏對曰以船知之備遣人慰勞瑜瑜曰有軍任不得委署儻能屈威副其所望備謂張飛關羽曰彼欲致我我今自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

自足用豫州但覶瑜破之

沈約宋書曰桓護之隨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滑臺護之三百舸為前鋒進據石濟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及護之聞知而虜悉已牵玄謨水軍大艚連以鐵鏁三重欲以絶護之還路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鏁輒以長柯斧斷之虜不能禁惟失一舸

宋元嘉起居注曰有司奏初揚州刺史王弘上會稽從事韋諧解列先風閒餘姚令何玢之造作平牀一乘舩

舴艋一艘精麗過常用功兼倍請免玢今官詔可其奏
異苑曰檀道濟元嘉中鎮潯陽入伏誅道濟未下少時
有人施罟於柴桑江收之得大船孔鑿若新使匠作舴
艋勿加斤斧工人誤截兩頭以為不祥殺三巧手欲以
塞僣匠遽紛加斲凶兆先遘矣

臨海記曰白鵠山有湖湖中有一石舴艋

詩梁江祿津渚敗船詩曰可愛木蘭資可憐丹桂質遂
浪徒言是乘風還自失草蔓艄長埋沙巨舷難出陸沉

成許去無復乘流日

梁王筠詠輕利船應臨汝侯教詩曰君侯飾輕利搖蕩邁飛雲凌波漾鷁采映水煥蛟文電流已冠絶鳥逝復超羣倏忽方千里戀玆岐路分

陳張正見後湖汎舟詩曰上苑奢行樂滄池聊薄遊汎荷分蘭櫂沉槎觸桂舟殘虹收度雨缺岸上新流欲知有高趣長楊送麦秋又別韋諒賦得江湖汎別舟詩曰千里尋陽岸三翼木蘭船鷁汎青鳧後雞鳴白鷺前涵

花沒淺纜帶葉動深船不言朝夕水獨自限神仙又與錢玄智汎舟詩日高門事休沐朝野恣逢迎還乘金谷水俱望洛陽城舟移津女渡楫動渭橋橫風高雁已落雨霽水還清葉盡桐門淨花秋菊岸明欲奏江南曲聊習棹歌行

賦晉棗據船賦曰嘉聖主之神化理通微而達幽悼民氓之隅塞愍王教之不周立成器以備用明垂象以造舟濟渡汲之絶軌越巨川之玄流運重固之滯質雖載沉

而必浮且論器而比象似君子之淑清外質朴而無飾內空虛以受盈不辭勞而惡動不偷安以自寧且其行無轍跡止無所根不疾而速忽若馳奔

贊晉王叔之舟贊曰塗則騁車水惟用舟弱楫輕棹利涉濟求緬彼漁人鼓枻清謳

銘後漢李尤舟楫銘曰舟楫之利譬猶輿馬載重歷遠以濟天下相風視波窮究川野安審懼慎終無不可

車

春秋命歷序曰人皇九頭駕六提羽乘雲車使風雨

禮斗威儀曰山車垂句山車者自然之車也句者曲也不揉治而自員曲故言垂句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山出根車根車應載養萬物也

括地圖曰奇肱民能為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久奇肱車至於豫州去玉門四萬里

管子曰奚仲之為車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捉相得成器堅固主猶奚仲也言詞動作皆中術數故

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為器也主之所以為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

古史考曰黄帝作車引重致遠少昊時駕加牛禹時奚仲加馬

釋名曰車古者曰車聲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車舍也行者所以若居舍也

史記曰封禪為蒲輪車惡傷土石草木

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有命民民能敬長憐孤取

舍好讓舉事力者君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乘車車衣者有罰

淮南子曰見飛蓬轉而為車以類取之也

賈誼書曰古之為路輿也蓋圜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聽鸞和之音旁觀則睹四時之運此乃輿教之道也

應劭漢儀曰天子法駕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龍以御天

下也有五色安車有五色立車各一皆駕四馬是為五時副車

風俗通曰車一兩謂兩兩相與體也原其所以言兩者箱裝及輪兩兩而耦故稱兩輛

大戴禮曰王升車則聞鸞和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在衡為鸞在軾為和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其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

周書王會曰成王時白州獻比閭者其葉若羽伐其木

以為車終日行

漢雜事曰古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車懸豹尾以前皆似省中

白虎通曰制車以步故立乘天子大路路大也道也正也居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之正也諸侯路車大夫軒車士飾車

禮記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國君七个

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又曰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左傳曰齊鄭盟於石門尋盧之盟也鄭伯之車僨於濟又曰公孫閼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而走又曰天王使家父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又曰狄人滅衛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歸夫人魚軒又曰奚仲為夏車正又曰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於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太叔戒

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太
叔曰培塿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於外既食而後食
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乗乗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
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又曰慶封奔獻車於季
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
亾也又曰鍼適晋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晋
罪秦伯也
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内顧不疾言不親指

家語孔子曰自南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又曰孔子適衛子𤠔僕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令宦者雍渠驂乘使孔子爲次車遊過市孔子恥之

孔叢子曰孔子使宰予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予曰夫子無以爲也王曰何對曰臣自侍衛夫子已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遺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妻不服絲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若夫觀物之麗靡窈妙之浮音夫子過之弗聽也故臣知夫子之不

用車也

晏子曰齊人好轚轂相犯以為樂禁之不止晏子為新車良馬出與其人相犯曰轚轂者不祥下車而去之然後國人不為

尸子曰文軒六駃是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亾則大者不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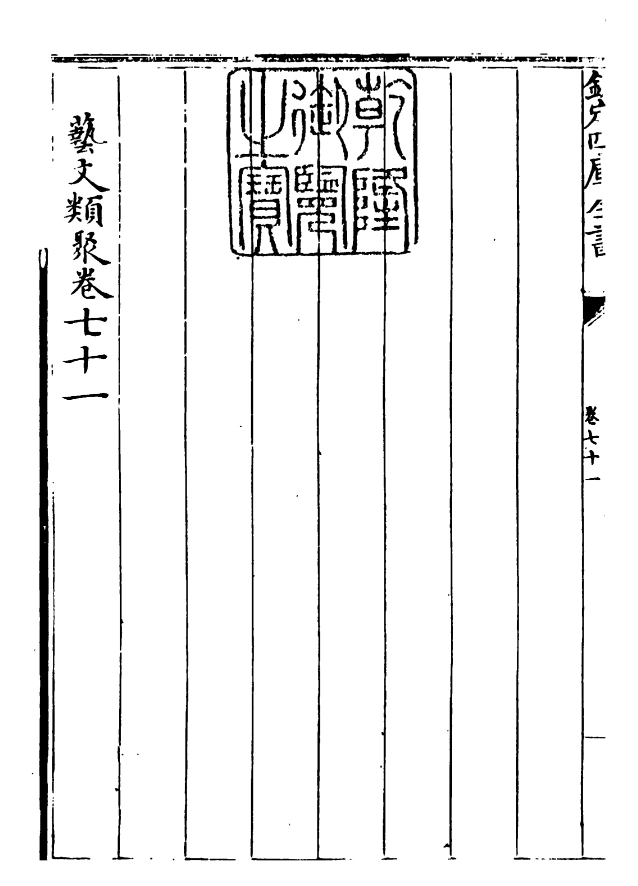
莊子曰秦王有疾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所得愈多

蔡邕獨斷曰凡乘輿車皆羽蓋金華又黄屋左纛金鍐
黄屋者蓋以黄為裏也左纛者以旄牛尾為之大如斗
在左騑馬頭上金鍐者馬冠也
詩梁戴暠車馬詩曰翠洛風塵處冠蓋相填咽多稱魏
其冷競隨田蚡熱輪趣白虎第珂聚黄金穴獻酒悉蒲
萄訓言盡飛鐵東都虵已鑄西山綬應結期集類蒸烟
晚至如吹雪子雲爾何事門巷無車轍
銘後漢馮衍車銘曰乘車必護輪治國必愛民車無輪

安處國無民誰與
後漢崔駰車左銘曰虞夏作車取象機衡君子建左法天之陽正位受綏車不內顧塵不出軌鸞以節步彼言不疾彼指不躬玄覽於道永思厥中又車右銘曰擇御卜右採德用良詢納耆老於我是匡惟賢是師惟道是式箴闕旅賁內顧自勑匪望其度匪徵其則越戒敦儉禮以華國又車後銘曰敬其在路體貌思恭望衡顧轂允慎兹容無或好失匪盤於遊顧省厥遺虎尾斯求昭

德塞違抑盈以無雖有三晉咸然若虛

後漢李尤小車銘曰員蓋象天方輿則地輪法陰陽動不相離合之嗛嘘疏達開通兩輜障邪尊卑是從輗軏之用信義所同又天軿車銘曰奚氏本造後裔飾雍輪以代步屏以從容輪軿并合出入周通追仁赴義惟禮是恭



藝文類聚卷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七十二至七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陳木

謄録監生臣汪緣

藝文類聚卷七十二　　唐　歐陽詢　撰

食物部　食　餅　肉　脯　醬　酢　酪　蘇　米　酒

食

禮記曰古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

禮含文嘉曰燧人氏始炮生為熟

易曰君子以飲食宴樂又曰君子慎言語節飲食

尚書洪範三八政一曰食

大傳曰八政何先食食者萬物之始人之所本者也

周禮曰王齊則王府供王食又曰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嘗放焉

莊子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者遨遊汎若不繫之舟

史記曰韓信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

患之乃晨炊蓐食信食時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怒竟絶乃釣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為設食信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說苑曰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裏三旬九食

漢書曰萬石君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子孫有過對案不食

東觀漢記曰汝郁年五歲母疾不能飲食郁亦不肯食

母憐之強為之飡飯欺言愈郁視母色未平輒不食又

曰梁鴻少孤以童幼詣太學受業治禮詩春秋常獨坐

止不與人同食

王隱晉書曰何曾食日近萬錢猶曰無下著處也又曰

皇甫謐姑子梁抑為城陽太守或勸謐送謐曰抑為布

衣過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不以酒肉為禮也

今作郡而送豈古人之道哉

啓梁劉孝威謝東宮賜聖僧餘饌啓曰齊桓柏寢之器

周穆軒宫之寶乳糜香飯素摻糗漿五杏七桃靈瓜仙棗莫不氣馥上天薫流下界石崇芳果金谷僅於萬株陳湯木滋杜陵幾于千樹猶自高謝珍奇多慙品族又謝東宫賜淨饌啓曰糜㪚牛牧飯出龍宫千品甘露之食百花珍藥之果餅兼髓乳漿苞蔗𢬵雕盤流其滋旨寶器委其包香足使五世長者羞彼識味一角仙人恥其呪術微物多幸叨奉曲恩性命可捐殊私難答

陳徐陵謝勅賜祀三皇五帝餘饌啓曰竊以甘泉之殿

舊禮羲農長樂之宮本圖堯舜自東京晚世曠代無聞西漢盛儀復覩今日金壺流十旬之氣玉案備千品之羞昔絳羅為薦既延王母紫蓋為壇允招太一同斯美號理致衆星臣以餘年豫聞清祀如陪瑤席遂飲瓊漿穆梁吳筠移曰月光離畢風氣入箕細雨如網細柳如絲離隔東西之怨眺望山川之阻企龍門而不見覽桂枝而延佇此乃方寸之恒情羌難得而覼縷也亦有鮑叔分財華歆讓位乃相知於平生實忘懷於寤寐雖有

呼羣之德鹿有食草之美在微物其尚然況仁義之君子哉今足下居則廣厦高堂連闥洞房綺窓牛卷屏風角張指天地如一指安知故人之可傷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謂古昔之恒談在今日而方見嗚呼如何忘我實多輙欲彈琴縱酒於首陽之阿君有厨中腐肉而僕不厭糟糠君有鴈鶩之食而余不得一嘗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腸何如哉今欲君之餘江皐緑葹之筍洞庭紫鬣之魚昆山龍胎之脯玄圃鳳

足之葅千里蓴羹萬丈名膽氣馨若蘭色美如艾扶南甘蔗一丈三節白日炙便銷清風吹即折安定之梨皮薄味厚一歲三花一枚二升凡厥上味惟君能施君若不施成君深累於神為不祥於人為僁義

餅

漢書曰宣帝微時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售亦以自怪三輔舊事曰太上不樂關中高祖徙豐沛屠兒沽酒賣餅商人立為新豐縣故一縣多小人

三輔決録曰趙岐避難至北海於市中販胡餅孫嵩乘犢車入市見岐疑非常人問曰自有餅耶曰販之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嵩曰視處士之狀非賣餅者乃開車後載還家

賦晉束晳餅賦曰玄冬猛寒清晨之會涕凍鼻中霜凝口外充虛解戰湯餅為最弱似春綿白若秋練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遍行人失涎於下風童僕空嚼而斜眄擎器者舐脣立侍者乾咽

說梁吳筠餅說曰宋公至長安得姚泓時故大官丞程季者了了人也公曰今日之食何者最先季曰仲秋御景離蟬欲靜燮燮曉風淒淒夜冷臣當此景唯能說餅公曰善季乃稱曰安定噎鳩之麥洛陽董德之磨河東長若之葱隴西舐背之犢抱罕赤髓之羊張掖北門之豉然以銀屑煎以金銚洞庭負霜之橘仇池連蒂之椒調以濟北之鹽剉以新豐之雞細如華山之玉屑白如梁甫之銀泥既聞香而口悶亦見色而心迷公曰善

肉

左傳曰晉侯與齊侯投壺晉侯曰有酒如川有肉如坻寡人中此爲諸侯師

戰國策曰晩食以當肉安行以當車

漢書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太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

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抜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又曰鮑宣云公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賔客漿酒藿肉視酒如漿視肉如藿

桓譚新論曰關東鄙語曰人聞長安樂出門向西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嚼

啓梁劉孝綽謝安成王賚祭孤石廟胙肉啓曰味過淪

鳳珍越屠龍故使屏翳收風馮夷淨浪神居鷁首獨汎安流民幸同附得徽遘迕復等受釐預頒純嘏恩靈所降信次委積報生以死竊聞斯義

脯

呂氏春秋曰趙宣孟之絳見骫桑之下有卧餓人宣孟與脯二朐拜受而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持以遺之宣孟更賜之脯二束而去

尚書大傳曰散宜生閎夭南宮括三子俱學乎太公太

公見三子之為賢人遂酌酒切脯約為朋友

漢書蜀氏以賣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鍾

論衡曰儒者言泰平時箑莆生於厨中厨中自生肉脯薄如箑形

神仙傳曰王遠至蔡經家與麻姑共設肴饍擗脯而行云是麟脯又曰左慈詣劉表云有薄禮願以犒軍表使取之有酒一器有脯一盤千餘人共舉不能勝慈自取之引入求書刀削脯投地百人接酒及脯賜兵人人酒

三杯酒如故脯亦不减

啓梁孝威謝東宫賚鹿脯等啓曰上林絶胡人之搏禁地無張京之犯而猶有班超遊獵李廣馳射遠歸於厨吏入貢於腊人形圖三事之車影入九仙之鏡

醬

論語曰不得其醬不食

漢書曰劉歆謂揚雄曰今學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覆醬瓿瓿音部水罌名也

風俗通曰醬成於鹽而醎於鹽夫物之變有時而重

啓梁劉孝儀謝晉安王賚蝦醬啓曰龍醬傳甘退誠可陋蚳醢稱貴追覺失言上聖聞雷未之能覆嘉賓流歠羞無辭宴

鮓

列異傳曰費長房又能縮地脉坐客在家至市買鮓一日之間人見之千里外者數處

列女後傳曰吳光祿勲孟宗為監魚池司馬罷職道作

兩器鮓以歸奉母母怒之曰吾老爲母戒言唯聽飲彼水何吾言之不從也宗曰於道作之非池魚也母曰汝爲主魚吏而獲鮓以歸豈可家至戶告耶乃還鮓於宗宗伏謝罪遂沉鮓於江

世說曰有人遺張華鮓者華見之謂客曰此龍肉鮓也鮓中則有五采光試之果如言後問其主云於茅積下得白魚所作也又曰陶侃少時作魚梁吏嘗以一坩鮓餉母母封鮓及書責侃曰汝爲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

能益吾乃以增吾憂也

啓齊王融謝司徒賜紫鮓啓曰東越水羞寔罄兼時之美南荆任土方揖鮓魚之最

陳周宏正謝勅賚紫鮓啓曰珍韜江浦味越名川昔聞八駿東征止收黒水之麥七華西討才獲苦山之菜豈如雨階干舞四方來格臨朝拱默任土爭貢

酪蘇

釋名曰酪澤也乳汁所作使人肥澤也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云仙次藥有太玄之酪

晉太康起居注曰詔云尚書令荀勗既久羸毀可賜乳酪太官隨日給之

西河舊事曰祁連山冬夏寒涼宜收牛羊充肥乳酪好

郭子曰陸機詣王武子武子有數斛羊酪指以示陸卿東吳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蓴羹未下鹽豉

笑林曰吳人至京為設食者有酪蘇未知是何物也强而食之歸吐遂至困頓謂其子曰與傖人同死亦無所

悵然汝故宜慎之

啓梁沈約謝司徒賜北蘇啓曰曠阻陰山之外眇絶蒲海之東自非神力所引莫或輕至聖慈普洽遂逼芻薇停鑣懼喘既弘道於世務方駕四衢又興言於俗表

米

古史考曰神農時民食穀釋米加燒石上而食之

家語曰子路見孔子曰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而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從車百乘積

粟萬鍾重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藜藿為親負米而不可復得也

孫卿子曰仁義禮智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米粟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者窮

漢書曰宣曲任氏其先為督道倉秦敗豪傑爭取金玉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萬錢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又曰賈捐之云武帝元狩六年太倉粟紅腐不可食又曰東方朔云如

以臣言無可用之宜捐棄無空索長安之米

東觀漢記曰馬援勸光武伐隗囂聚米為山川地勢上曰虜在吾目中矣又曰第五倫性節儉作會稽郡雖為二千石卧布被自養馬妻炊爨受俸禄常求赤米與小吏受等財留一月俸餘皆賤糶與民飢羸者

九州春秋曰臧洪為青州刺史為袁紹所圍糧食盡厨有米三升主簿啓進内稍以為糜粥洪歎曰吾獨食此何味命使為薄粥與衆共歠之

吴志曰魯肅以振窮士為務甚得邑人歡心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告資糧肅家有囷米各三千斛乃指一囷與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又曰全琮父使琮賫米數千斛到吴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空船而還父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啓報父便以奇之語林曰陳壽將為國志謂丁梁州曰若可覔千斛米見借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以無傳

世說曰郄嘉賓餉釋道安米千斛道安答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煩

啓齊王融謝勑賜米啓曰臣無王陽之術計然之智不能負粟百里分地一廛上虧温養自取飢切豈悟外恩橫集天私妄委

梁簡文帝謝勑賚長生米啓曰堯禾五尺未足稱珍漢苗九穗方斯非擬如隨瑞鹿若降神烏暮律向遊獻春方始食乃民天之貴粒有延齡之名藉此資身因斯養

性
梁庾肩吾謝東宮賚米啓曰浿水鳴蟬香聞七里瓊山
合穎租歸十縣肩吾人慙振藻徒降雲閣之松職濫便
繁空撤家承之俸成珠委地事重逢仙遊王為糧珍踰
入楚雖復激水滄流不待濫河之説春風掃地方誚文
學之篇又謝湘東王賚米啓曰竊以月滿則虧恩來無
爽海潮雖大萬江恒注遂使連箱委地不殊陽翟盈倉
接宇寧異海陵

周庾信謝趙王賚米啓曰北陋巷簞瓢櫛風沐雨剥榆皮於秋塞掘蟄燕於寒山仰費國租遂開塵甑非丹竈而流珠異荆臺而炊玉東方朔之俸米既息長飢西門豹之墾田方慙此賚

酒

古史考曰古有醴酪禹時儀狄作酒

毛詩曰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禮記曰先王為酒醴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

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

左傳曰鄭伯有嗜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

王孫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厨有臭肉樽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厨肉臭而不可食樽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飢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請有酒投之士有食饋之賢

楚辭曰蕙肴烝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

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自強命曰明腸之食

黃石公記曰昔者良將用兵人有饋一單醪者使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夫單醪不能味一河水三軍思為之死非滋味及之也

史記曰晉擊秦繆公傷於是歧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君圍遂脫繆公而返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歧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逐得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又曰高帝除秦苛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高

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也說上願以諸弟子共起朝儀後七年長樂宮成羣臣皆朝十月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失禮者高帝乃曰吾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漢書曰百味旨酒百日之米酒也味或作末芬布蘭生芬布列若蘭之生也又曰于定國飲酒至數石不亂飲益精明

神異經曰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

里腹圍一千六百里但日飲天酒五斗天酒甘露也不食五穀魚肉唯飲天酒忽有飢時向天乃飽好遊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休又曰西北荒中有酒泉人飲此酒酒美如肉清如鏡其上有玉樽取一樽復一樽出與天地同休無乾時飲此酒人不死長生

東方朔别傳曰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先驅馳還以報上使視之莫知也時朔在屬車中令往視焉朔曰此謂怪哉是必秦獄處也上

使按地圖果秦獄地上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立消賜朔帛百匹後屬車上載酒為此也

十洲記曰瀛洲有玉膏如酒味名曰玉酒飲數升輒醉乃令人長生

孔叢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强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尚飲百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吾子何辭焉

續漢書曰盧植能飲一石不醉

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旦進椒酒降神畢各舉椒酒於其家長

魏畧曰太祖禁酒而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白酒為賢者清酒為聖人

博物志曰西域有蒲萄酒積年不敗彼俗傳云可至十年欲飲之醉彌日乃解

干寶晉紀曰杜豫作河橋成武帝幸橋讌舉觴勸豫曰

非卿此功不能就豫曰自非陛下之聖明則臣無所施其愚巧也

晉中興書曰畢卓嘗謂人曰右手執酒杯左手執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語林曰劉伶字伯倫飲酒一石至醒復飲五斗其妻責之伶曰卿可致酒五斗吾當斷之妻如其言伶呪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莫可聽

詩宋陶潛飲酒詩曰既醉之後輒以數句自娱紙墨遂多别辭無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談笑也有客常同止趣舍邈異景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大笑發言各不領

周庾信報趙王賜酒詩曰梁王修竹園冠蓋風塵喧行人忽枉道直逐桃花源稚子還羞出驚妻倒閉門始聞傳上命定是賜中樽野鑪燃樹葉山杯捧竹根風池還更暖寒谷遂長暄未知稻粱鴈何時報君恩又正旦蒙

趙王賚酒詩曰正旦辟惡酒新年長命杯柏葉隨銘至
椒花逐頌來流星向椀落浮蟻對春開成都已救火蜀
使何時迴又中山公許乞酒一車未送詩曰細柳望蒲
臺長河始一迴秋葉幾迴落春蟻未曾開瑩角非難馭
椎輪稍可催只言千日飲舊逐中山來又就蒲州刺史
乞酒詩曰蕭瑟風聲慘蒼茫雲貌愁鳥寒栖不定池凝
聚未流蒲城桑葉落灞岸菊花秋願持河朔飲分勸東
陵侯又答王褒餉酒詩曰今日小園中桃花數樹紅開

君一壺酒細酌對春風未能扶畢卓猶足舞王戎仙人一捧露判不及杯中

賦漢揚雄酒賦曰子猶缾矣觀缾之居居井之湄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腹藉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宫經營公家由是言之酒何過乎

魏陳王曹植酒賦曰余覽揚雄酒賦辭甚瑰瑋頗戲而

不雅聊作酒賦粗究其終始嘉儀氏之造思亮玆美之獨珍仰酒旗之景曜協嘉號於天辰穆生失禮而辭楚侯羸感爵而輕身其味有宜城醪醴蒼梧縹清或秋藏冬發或春醖夏成或雲沸川涌或素蟻如萍爾乃王孫公子遊俠翺翔將承歡以接意會陵雲之朱堂獻酬交錯宴笑無方於是飲者並醉從横讙譁或揚袂屢舞或扣劒清歌或嚬蹴辭觴或奮爵横飛或歎驪駒既駕或稱朝露未晞于斯時也質者或文剛者或仁卑者忘賤

窶者忘貧於是矯俗先生聞之而歎曰噫夫言何容易此乃淫荒之源非作者之事若耽于觴酌流情縱佚先王所禁君子所斥

魏王粲酒賦曰帝女儀狄旨酒是獻苾芬享祀人神式宴辯其五齊節其三事醍沉盎泛清濁各異章文德于廟堂協武義于三軍致子弟之孝養糾骨肉之睦親成朋友之懽好贊交往之主賓既無禮而不入又何事而不因賊功業而敗事毀名行以取誣遺大恥於載籍滿

簡帛而見書孰不飲而擢兹罔非酒而惟事昔在公旦

極兹話言濡首屢舞談易作難大禹所忌文王是艱

晉張載酃酒賦曰惟聖賢之興作貴垂功而不泯嘉康

狄之先識亦應天而順民擬酒旗於玄象造甘醴以怡

神雖賢愚而同好似大化之齊均物無往而不變獨居

舊而彌新經盛衰而無廢歷百代而作珍若乃中山冬

啓醇酎秋發長安春御樂浪夏設縹蟻萍布芬香酷烈

垂嘉稱於百代信人神之所悦故其為酒也殊功絶倫

三事既節五齊必均造釀以秋告成以春備味滋和體淳色清宣御神志導氣養形遣憂消患適性順情於是糾合同好以遨以遊嘉賓雲會矩坐四周設罍樽於南楹酌浮觴以施流備鮮肴之綺錯進時膳之珍羞禮儀攸序是獻是酬咸得志以自足顧棲遲於一丘於是歡樂既洽日薄西隅主稱湛露賓歌驪駒僕夫整駕言旋其居乃憑軾以迴軌騁輕駟於通衢及衡門以隱跡覽前聖之典謨感夏禹之防微悟儀氏之見疏鑒往事而

作誡罔非酒而惟愆哀秦穆之見謬惜三良之殲賢嘉衛武之能悔著屢舞於初筵察成敗於往古垂將來於茲篇

頌魏劉伶酒德頌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牖戶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

生於是捧甖承槽銜杯歠醪奮髯箕踞枕麴籍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

引梁朱异田飲引曰卜田宇兮京之陽面清洛兮背修邙屬風林之蕭瑟值寒野之蒼茫鵬紛紛而聚散鴻冥冥而遠翔酒沉兮俱發雲沸兮波揚豈味薄於東魯鄙蜜甜於南湘於是客有不速朋自遠方臨清池而滌器闢山牖而飛觴促膝兮道故久要兮不忘間談希夷之理或賦連翩之章

戒晉庾闡斷酒戒曰葢神明智惠人之所以靈也好惡情欲人之所以生也明智運於常屋好惡安於自然吾固以窮智之害性任欲之喪真也於是椎金罍碎玉椀破兕觥捐觚瓚遺舉白廢引滿使巷無行榼家無停壺剖樽折杓沈炭銷鑪屏神州之竹葉絶縹醪乎華都言未及盡有一醉夫勃然作色曰葢空桑珍味始於無情靈和陶醞奇液特生聖賢所美百代同營故醴泉涌於上世懸象煥乎列星斷蛇者以興霸折獄者以流聲是

以達人暢而不壅抑其小節而濟大通子獨區區檢情自封無或口閑其味而心馳其聽者乎庾生曰爾不聞先哲之言乎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而情之好惡無節故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惡迹止步滅影即陰形情絶於所託萬感無累乎心心静則樂非外唱樂足則欲無所淫唯味作戒其道彌深賔曰唯唯敬承德音

啓梁劉孝儀謝東宮賚酒啓曰㫖五齊之甘非九醖之

法屬車未曾載油囊不得酤試儔仙樹葛玄泥首才比蒲桃孟他銜璧固知託之養性妙解怡神擬彼聖人羞得

連類

書後漢孔融難魏武帝禁酒書曰公初當來邦人咸抃舞踊躍以望我后亦既至止酒禁施行天垂酒旗之曜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堯非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彘肩巵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厮養東迎其王非引巵酒無以激其氣

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揚其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服其命定國非酣飲一斛無以決法令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以餔糟歠醨身困於楚猶是觀之酒何負於治者哉

藝文類聚卷七十二

藝文類聚卷七十三　　唐　歐陽詢　撰

雜器物部　鼎　鎗　鉢　堰　樽　巵　杯　盌

鼎

說文曰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寳器也昔禹貢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下以入山林川澤魑魅魍魎莫能逢之

又曰鼎上大下小

爾雅曰鼎絶大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鼒子鼎附耳外

謂之鼏

周易曰鼎象也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上九玉鉉大吉

禮記曰崇鼎貫鼎大黄封父龜天子之器

毛詩曰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

三禮鼎器圖曰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黄金諸侯白金有鼻目以銅為之三足

左傳曰宋華督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以郜大鼎賂公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洛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又曰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

父之鼎

墨子曰巫馬子問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墨子曰鬼神明於聖人猶聰明耳目之與聾盲也若夏后開使飛廉折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使翁難乙灼白若之龜成曰鼎成四足而方不灼自成不舉自藏不遷自行乙又言繇曰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而遷三國此知必千年無聖之智豈能知哉

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媵臣負鼎俎以

滋味說湯致於王道又曰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絶臏死又曰秦武時汾陰巫錦為民祠魏脽后土得鼎鼎大異於衆鼎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山有黃雲葢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祭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有司皆曰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今鼎至甘泉承休無疆中山有黃白雲降葢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于帝庭以合明應制曰可

淮南子曰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鼎高府太倉也形九龍於鼎以為名言大鼎鞭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

說苑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天大雨

東觀漢記曰永平六年廬江太守貢寶鼎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葬女於郭西閶門外鑿地為池積土為山文石為椁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

之

南越書曰熙安縣山下有神鼎天清水澄則見鼎刺史劉道錫常使繫其耳而牽之耳脫而鼎潛既而執綍者莫不疾耳蕰尉他之鼎又曰永城縣江前有神鼎圓數里耳高五六丈葛稚川云赤松子陶金丹鼎晉中興書曰神鼎見鼎者仁器也能息能行不灼而沸不汲而盈煙熅之氣自然所生也亂則藏於深山文明應運而至故禹鑄鼎以擬之

銘後漢崔瑗竇大將軍鼎銘曰大禹鑄鼎象物百神饗帝養賢命錫宗臣三距金鉉公德配焉雉膏之美咸在擇人惟王建國分之彝器鼎為元寶君臣享位足勝其任驚保寶器持盈若冲滿而不溢黄耳不革玉鉉終吉禹鏤其鼎湯刻其盤紀功申戒貽則後人後漢李尤鼎銘曰五鼎大和滋味集具雖快其口損之為務

古鼎銘曰王命尸臣官此拘邑賜爾和鸞黼黻琱戈尸

臣拜手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

後漢崔駰仲山父鼎銘曰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有福足勝其任公餗乃珍於高思危在滿戒溢可以永年天之大律

梁周捨鼎銘曰天下寧康異方同軌九牧作貢百司咸理範金鑄器戒鎮階戺波圓月鏡傳之無已

鎗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銅龍頭鎗

笑林曰太原人夜失火出物欲出銅鎗誤出熨斗便大驚惋語其兒曰異事火未至鎗已被燒失脚

詩梁吳筠以服散鎗贈殷鈞詩曰玉鉉布交文金丹煥仙說九沸翻成緩七轉良為切執以代疏麻長貽故人別

鉢

浮圖澄傳曰澄以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華

西域傳曰諸國志曰佛鉢在乾陁越國青玉也受三斗許彼國寶之供養願終日花香不滿則如言也願一把滿亦隨言也

交州雜事曰太康四年刺史陶璜表送臨邑王花然所獻銀鉢一口水精鉢一口

支僧載外國事曰佛鉢在大月氏國一名佛律婆越國是天子之都也起浮圖浮圖高四丈七層四壁裏有金銀佛像像悉如人高鉢處中央在第二層上作金絡絡

鉢鍊懸鉢鉢是石也其色青又曰摩竭提國在迦維越之南相去四十由旬貝多樹去摩竭提三十里一名毗波梨佛唯在此一樹下坐滿六年長者女以金鉢盛牛乳糜上佛佛得乳糜往尼連禪河浴浴竟於水邊噉糜噉糜竟擲鉢水中逆流可百步許然後鉢復流河中架黎郁龍王接取鉢在宮中供養

法顯記曰弗樓沙國有佛鉢昔月氏王大興衆來伐此國取佛鉢既服此國已月氏王篤信佛法欲持鉢去

乃校飾大象置鉢其上象便伏地不能得進更作四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能進王知與鉢無緣深自愧歎即於此處起塔及僧伽藍

啓齊王融謝安陸王賜銀鉢啓曰素金之貴有訪仙經鐫刻可奇見符神昺撤膳器於珍羞之席降寳玩於箪瓢之門

梁劉孝儀謝鄱陽王賜鉢啓曰珍窮貨貢製極範金用貴寳樽文包龍罽雕鏤海籍圖載山經閲衆靈於器中

弄神姦於掌裏足令任后所欲遠懟漢世少君有靚遥羌齊寢

塸

抱朴子曰取金液及水銀以黄土塸盛置之猛火土皆化為丹以此丹金為盤盌食其中令人長生

袁彦伯羅山疏曰善道門户在石室北壁下形骸朽壊止有白骨在昔成都識此道士聞之使人慨然其業行殊異異當蟬蜕解骨耳石室中先有塸盛香得便掃除

燒香

啓梁皇太子謝勑賚廣門堰等啓曰淮南承月之杯豈均符采西國浮雲之椀非謂瑰奇臣南珍靡究未讀奏曹之表方物罕逢不識議郎之畫

盤

周官曰玉府掌王之金玉若合諸侯則供珠盤玉敦

禮記曰湯之盤銘德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盤銘刻戒於盤

極猶盡也君子新其德盡其心力不有餘也

左傳曰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為公盤

史記曰毛遂謂楚王之左右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血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喢盟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定從於殿上遂右手持盤而左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喢此血於堂下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荀卿子曰君者盤也民者水也盤圓則水圓盤方則水

方

神異經曰西北有金樓上有銀盤廣五十丈

漢武内傳曰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帝宫命侍女索桃須叟以玉盤盛桃七枚大如鴨卯形圓色青以呈王母王母以四枚與帝自食三枚矣

應劭漢官儀曰封禪壇南有玉盤盤中有玉龜

風土記曰越俗飲宴即鼓盤以為樂取大素圜盤以廣尺六者抱以著腹以右手五指更彈之以為節舞者應

節而舉

詩梁沈約詠竹檳榔盤詩曰梢風有勁質柔用道非一平織方以文穹成圓且密

賦魏毋丘儉承露盤賦曰樹根芳林濯景天池嘉木靈草緑葉素枝飛閣鱗接而從連層臺偃蹇以横施龜龍怪獸嬉遊乎其中詭類壯觀雜遝衆多若乃肇制模鎔應變入神窮數極理究盡物倫命班爾召淳均撰簡良辰采名金於崑丘斬扶桑以為薪諮燭龍使吐火

運混元以陶甄毆陰陽而役神物豈取力於烝民用能弗營不日而成匪雕匪斲天挺之靈雄幹碣以高立干雲霧而上征葢取象於蓬萊實神明之所憑峻極過於閬風鳳高翔而弗升遠而望之若紫霓下鄰雙鶡集焉即而視之若璆琳之柱華葢在端上際辰極下通九原中承仙掌既平且安越古今而無匹信奇異之可觀又能致休徵以輔性豈徒虛設於芳園采和氣 之精液承清露於飛雲

銘後漢李尤盤銘曰或以承觴或以受物既舉清觴又

成口實

魏毋丘儉承露盤銘曰赫赫聖魏紹天惟則承露瑰生爰詔懿德下有蛟龍偃蹇糺紛上有層盤厲彼青雲修莖擢擢高弗可及仙掌岧岧零露是集有直其體有固斯基休徵攸降神明攸持少昊惟好我后斯同以祈眉壽以保萬邦

魏陳王曹植承露盤銘曰岧岧承露峻極大清神石礌硊洪基岳停下潛醴泉上受雲英和氣四充翔鳳所經

匪我明后孰能經營近歷闡度三光朗明殊俗歸義祥瑞混并鸞鳳晨棲甘露宵零神明攸協高而不傾奉戴巍巍恭統神器固若露盤長存永貴賢聖繼跡奕世明德不忝先功保兹皇極垂祚億兆永荷天秩

晉殷仲堪酒盤銘曰

節有宜　藥惑最

禮　醴　狂　觴

[illegible]酒[illegible]　醉德惡

樽

爾雅曰彝卣罍器也小罍謂之坎卣中樽也

禮記曰廟堂之上罍樽在阼犧樽在西又曰泰有虞氏之樽也山罍夏后氏之樽著殷樽犧象周樽

莊子曰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黄以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

淮南子曰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設樽耶過者斟酌各得其宜又曰夫奉一爵酒不知於色言其輕也挈萬石樽則白

汗交流言其重也又況竊天下之憂而任海内之事者乎二者重於樽亦遠矣遠猶多也

漢書曰成都侯商子邑爲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樓護自安舊節邑亦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坐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向正坐

東觀漢記曰劉文及蘇茂易永上遣王霸討之霸至遂閉門堅守勞賜吏士作倡樂賦賊懽呼雨射營中霸前

酒樽

孔融别傳曰融常歎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詩魏文帝詩曰良辰起初節高會構懽娱明爵浮象樽珍膳盈豆區

銘後漢崔駰樽銘曰惟歲之元朝賀奉樽金罍犧象嘉禮具存獻酬交錯萬國咸歡

後漢蔡邕酒樽銘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德將無醉過

則荒沉盈而不冲古人所箴尚鑒玆器茂昴厥心
後漢李尤樽銘曰樽設在堂以俟俊乂三山共承雕琢
錯帶
晉孫綽樽銘曰大匠體物妙思入神儀彼靈禽制器為
人虛以含有文以飾身湛此玄醴延我嘉賓興懷寄詠
聊以摽設詳觀玆器妙巧奇絶酌焉則注受滿則側吐
寫適會未見其竭與之無若施而有節玄應忘知切存
不伐王公擬之德齊上哲

宋何偃常滿樽銘曰貞明麗象昊食中望唯茲奇器神
絶莫尚斟酌賦受不踰其量皃鷖之詩豈伊異況

卮

韓子曰棠谿空見昭侯曰今有白玉卮而無當瓦器有
當君渇將何以飲曰以瓦器空曰白玉卮美而君不以
其無當耶曰然空曰為人君漏泄羣臣語猶玉卮無當
也空每見出昭侯必獨卧唯恐夢言泄妻妾
戰國策曰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入城移師而攻

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謝賀戰勝起而曰臣竊譬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巵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巵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巵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酒

鹽鐵論曰川源不能實漏巵

漢書曰高祖奉玉巵為太上皇壽又曰初何武為郡吏

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故厚之後壽為大司農其兄子為廬江長史時武為揚州刺史奏事在邸舂壽兄子適長安壽為具召武弟顯及故人酒酣見其兄子曰此子揚州長史材能駑下未曾省見顯等甚慙退以謂武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以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乃當召見不可以所私問顯强之不得已召見賜巵酒

賦晉傅咸汙巵賦曰人有遺余琉璃巵者小兒竊弄墮

之不潔意既惜之又感物之汙辱乃喪其所以為寶況君子行身而可以有玷乎有金商之瑋寳禀乾剛之淳精歎春暉之定色越冬氷之至清爰甄陶以成器逞異域之殊形猥陷身於醜穢豈厥美之不惜與觴杓之長辭曽瓦匜之不若

頌後漢崔駰漢明帝頌曰帝乃負扆執冑覆珪運斗杓以酬酢酌酒旗之玉巵

杯

山海經曰犬戎國有一女子方跪進玉杯食

禮記曰父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孝子見親之器物哀則不忍用也圈屈木所為也卮匜之屬也

管子曰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公曰盍不為寡人壽叔牙奉杯而起

文子曰清之為明杯水見眸子濁之言闇河水不見泰山

韓子曰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鉶

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又曰樂羊為魏文侯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樂羊坐於幕下而饗之盡一杯

淮南子曰夫江河之腐胔不可勝數也然祭者用大也一杯酒甘蠲漬其中匹夫不嘗小也

十洲記曰周穆王時西域獻夜光常滿杯杯容三升是白玉之精光明照徹夜以杯於庭中以向天比旦而水汁滿中汁甘而香美斯實靈器

漢書曰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盜文帝怒下廷尉治按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弃市上大怒曰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所以奉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矣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不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之陛下何以加其法乎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之又曰元帝徵貢禹為諫議大夫禹奏臣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金銀飾非當所以食臣下也又曰王嘉為丞相數上事言不宜封董賢上怒有詔收謁者即召丞

相詰廷尉詔獄掾吏涕泣共和藥進嘉曰將相不對强
吏陳寛君侯宜引決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
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伏刑都市以示萬衆豈兒女
子耶何為咀藥而死又曰朱博為御史大夫為人廉儉
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夜寢早起妻子希見其面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宋叔平為定陵令素杯食麥飯
論衡曰河東須曼都好道去家三年而反曰去時有數
仙人將上天離月數里而止月之旁甚寒凄愴飢欲食

輒飲我流霞一杯每飲數月不飢

王逸子曰顏淵之簞瓢則勝慶封玉杯何者德行高遠能絶殊也

陶侃故事曰侃上成帝螺杯一枚

南州異物志曰鸚鵡螺狀似霞杯形如鳥頭向其腹視似鸚鵡故以為名

南越志曰南海以蝦頭為杯鬚長數尺金銀鏤晉康州刺史常以杯獻簡文用以盛藥未及飲無故酒躍於外

時廬江太守曲安遠頗解術數即令筮之安遠曰即三旬後庭將有喜慶者

銘後漢馮敬通杯銘曰樂則思舊燕則思懽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後漢李尤杯銘曰小之為杯大之為閜杯閜之用無施不可以飲以享慎斯得正周公之𡚁驕炁為病

梁陸倕蠡杯銘曰用邁羽杯珍愈渠椀實同蠡測形均樸滿伊我疲病獨居無伴所不比挹誰誚誰綏

盌

方言曰楚魏宋之間盌謂之盂

說文曰盌小盂也

吳志曰曹公出濡須甘寧為前部督受敕斫敵前營孫權特賜米酒衆肴寧先以銀椀酌酒自飲兩椀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厲即起拜持酒通酌共各一銀椀至二更

時銜枚出斫敵敵驚動遂退寧益貴重

咸康起居注曰詔賜遼東使段遼等琉璃盌

賦魏陳王曹植車渠椀賦曰惟斯椀之所生于涼風之

峻湄采金光以定色擬朝陽而發輝豐玄素之煒曄帶

朱榮之葳蕤縕絲綸以肆采藻繁布以相追翩飄颻而

浮景若驚鵠之雙飛隱神璞於西野彌百葉而莫希于

時乃有明篤神后廣彼仁聲夷慕義而重使獻兹寶於

斯庭命公輸使制匠窮妍麗之殊形華色燦爛文若點

成欝蓊雲蒸蜿蜒龍征光如激電影若浮星何神怪之巨偉信一覽而九敬雖離朱之聰目由炫燿而失精何明麗之可悦起羣寳而特章侯君子之閒宴酌甘醴於斯觴既娱情而可貴故求御而不忘

魏應瑒車渠椀賦曰惟兹椀之珍瑋誕靈岳而奇生扇不周之芳烈浸瓊露以潤形蔭碧條以納曜噏朝霞而發榮紛玄黄以彤裔曄豹變而龍華象蜿虹之輔體中含曜乎雲波若其衆色鱗聚卓度詭常絪緼雜錯乍圓

乍方蔚衍繁興散列成章揚丹流縹碧玉飛黃華氣承朗内外齊光

魏徐幹車渠椀賦曰圜德應規巽從易安大小得宜容如可觀盛彼清醴承以琱盤因歡接口媚于君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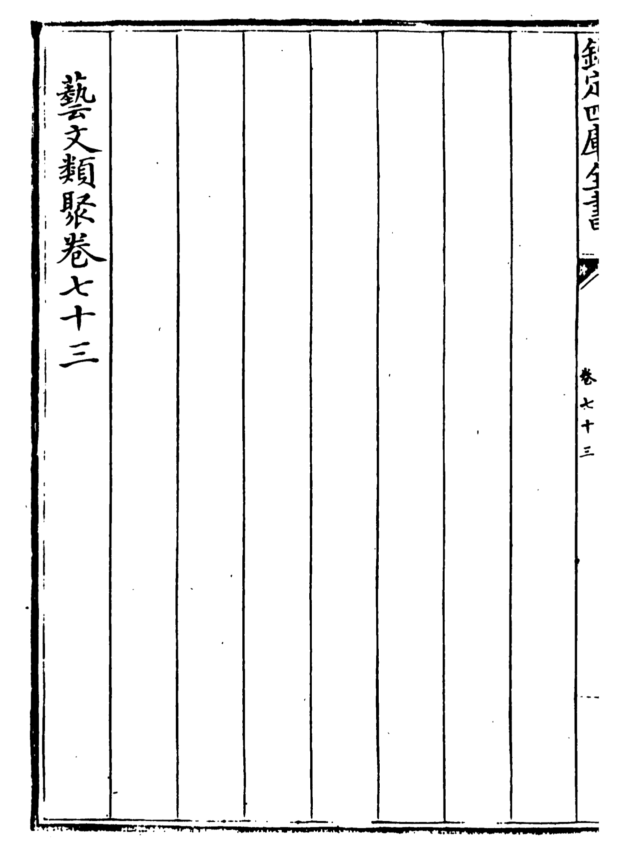
晉潘尼琉璃椀賦曰覽方貢之彼珍瑋茲椀之獨奇濟流沙之絶險越葱嶺之峻危其由來也阻遠其所託也幽深據重巒之億仞臨洪溪之萬尋接玉樹與瓊瑤鄰沙棠與碧林瞻閬風之崔嵬顧玄圃之蕭參光映日曜

圓成月盈纖瑕罔麗飛塵靡停灼爍旁燭表裏相形舉
茲椀以酬賓棨密坐之曲宴流景烱晃以內澈清醴瑶
琰而外見
陳江總瑪瑙盌賦曰翠羽流霞之杯諒無聞於瑋麗豈
匹此之奇瓌妟覩殊特臻自西國狀驚鶴之點漬似遊
龍之剳刻士衡譬之雲采中郎美其馬勒于時北園清
夏東閣浮涼山交枝而影雜水沉葉而流香蟬無風而
咽短鷺出迥而飛長副君海渟岳峙紙落金鏘獲阿宗

之美寶命河朔之名觴寶出崑崙之仙阜觴即玄洲之玉酒酒既醉而還年盌稍酌而延壽仰天縱之體物銘歆罷兮何有

書秦嘉妻與嘉書曰分奉金錯椀一枚可以盛書水琉璃椀一枚可以服藥酒

表梁諸葛恢表曰詔云行當別離以為悵悶分致氍毹一劒一琉璃椀一貴達心領録之天恩望極天地施鈞不異遠近


藝文類聚卷七十三